

最高指示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清算以刘少奇 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问题暴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对提高全党的毛泽东思想的水平，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和全国的领导地位，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极为深远的伟大意义。

解放以来，我党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十七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的结果。

现就我们手头所有的材料，将刘少奇所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如下：

第一、解放战争时期，害怕革命，害怕胜利。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毛主席指出：战争进程，比原来预计，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一再教导全党全军要再接再厉，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敢于胜利，争取迅速胜利。

然而，刘少奇在这样大好的革命战争形势下，目瞪口呆，害怕胜利。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却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

当时，处在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他们巴不得一下子推翻国民党反动的统治。而刘少奇在胜利面前惊慌了，企图拉住革命战争的车轮不前进或者缓慢前进，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情绪。

第二、在三大改造中，企图扭转社会主义方向，幻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

1. 曲解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革命和政权的根本转变，标志着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把这个阶段称作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早在一九四

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强化，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刘少奇不承认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阶段，而把它歪曲成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时期，待十年建设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早已提出来了。可是，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中，却公然说：“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

在这里，刘少奇的思想是一目了然的。他公然宣传什么解放以后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胡说什么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问题是将来的事情，这不是露骨的资本主义思想又是什么？

2. 主张保护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

解放以后，全国进入了一个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了加速恢复农村生产，毛主席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由解放前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伟大策略思想。

然而，刘少奇却把保存富农经济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采取的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取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的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在这里可以看出：（一）他把过渡时期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阶段；（二）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要保存富农经济；（三）在农业机械化之后，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没有必要；（四）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富农经济，而是用机械化的方法，自然而然地代替富农经济。很清楚，刘少奇完全是农村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积极主张在整个过渡时期，保存富农经济，发展农村资本主义。这是彻头彻尾地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3. 反对三大改造运动，抵制社会主义革命。

土改以后，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毛主席对这些新生事物，百倍爱护，积极帮助发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做出决定要积极地领导农民们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可是刘少奇对这些新事物却采取了老爷式的态度，大加指责批评。如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农村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又如他在一九五一年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会上指责报上报道山西省出现的初级合作社是社

会主义的萌芽。他說：“几个初级合作社不能算合作化的萌芽。要合作化，必須象苏联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在刘少奇看来，在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基础上，在落后的几亿农业人口的中国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必須首先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沒有机械化，不可能有农业集体化。这同毛主席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工业为主导的先搞农业集体化，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中，批判了刘少奇的这种錯誤思想。毛主席說：“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場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一九五四年以后，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进入高潮。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于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宪法草案报告”中說：“把十条第一款改为‘国家依靠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这一款里的其他资本，是指资本家的除生产资料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例如商业资本。”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但他在宪法草案报告中却說：“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經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通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来逐步实现。”

4. 积极推行所謂社会主义經濟的灵活性，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刘少奇妄想扭轉社会主义方向，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思想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借口苏联經濟搞糟了是因为计划經濟搞多了，而积极提倡在我国执行社会主义經濟的灵活性，以发展资本主义。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他指示楊献珍、候維煜党校如何进行整风时說：“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經濟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經濟，因而搞得很呆板，沒有多样性、灵活性。”“社会主义經濟是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只搞计划，沒有灵活性，沒有多样性，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經濟搞得更更多样，更要灵活。如果我們的經濟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刘少奇怎样搞所謂社会主义經濟的灵活性呢？他說：“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場，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不止商业有自由市場，还有工业上的地下工厂。另外还要利用农业上的家庭副业、自留地。我們要允許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要让他们钻空子。当他一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經濟就立即跟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跟上去搞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你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也跟上去，搞它几十万样。”他說：“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这个問題，研究这个問題。”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的计划經濟是“呆板”的，社会主义經濟沒有资本主义經濟的优越性大，他公开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允許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商业、工业，甚至允許保留投机倒把的地下工厂，他提倡社会主义經濟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的这一套，完全是反社会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为已失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资产阶级效劳，妄想恢复已失去的资本主义障地。

第三、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

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运动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較短的时间內取得了基本胜利。接着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讲话。同年三月十二日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誰胜誰負的問題还没有真正解决。历史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論断是正确的。可是刘少奇呢？完全同毛主席唱反調，反对毛泽东思想。

1.他认为三大改造之后，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解决了。他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說：“改造生产資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經基本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誰胜誰負的問題现在已經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阶级斗争仍然繼續存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之間的斗争还会繼續一个很長時間。”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明确地說：“现在国内敌人已經基本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被消灭了，反革命也基本被消灭了，我們說国内的主要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經基本結束了，那就是說敌我矛盾已經基本解决了。”“当革命沒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用革命斗争来考验。以后革命斗争沒有了，社会主义改造沒有了，……那个阶级斗争已經过去了，那些事情都用不着了。”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他极力把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歪曲和捏造为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的斗争。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抹杀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阶级斗争，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其目的不过是說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阶级斗争就是了。

2.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解决了农村的資本主义自发傾向。

毛主席一再指出：“农业合作化以后，在农村仍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合作社建立了，还必须經過許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然而，刘少奇认为：“由于党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联合中农的方針，由于中农看到了走資本主义道路无望，看到了合作社生产的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的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终于停止动摇，积极地要求入社了。”（“八大”报告）事情的发展完全与刘少奇的想法背道而馳。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繼續存在，而且一起一伏，有时相当严重和尖銳。我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地进行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批判資本主义自发傾向，打击資本主义复辟活动，斗争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逐渐巩固和发展了

农村社会主义障地。如果根据刘少奇的想法，中农没有什么动摇了，一部分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不存在了，这样农村也就万事大吉，不要再搞什么阶级斗争，只抓生产就行了。如此下去，不要多久，农村就要变颜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

3.他认为资产阶级本性改变了，号召向他们学习。

毛主席指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但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或者资产阶级接受这个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刘少奇则认为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就不会有矛盾，他们会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根本看不到他们反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这个政策（即指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这些步骤，不仅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所能做到的。”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极力吹嘘资产阶级的特长和对国家的贡献，胡说：“资方人员，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知识，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的情况，善于精打细算。”说什么解放以后，他们接受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还胡说，在过去几年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参加和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斗争。”从而“孤立了敌人，增强了革命的力量。”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向上海市党员干部讲话时也大讲：“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少数分子以外，他们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今天的资本家是新型的资本家了。”

因此，刘少奇号召全党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搞好“关系”，要向他们学习。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我们的工作，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外，还必须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把他们有益的经验和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和改进同他们的合作关系。通过这种联盟（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他们继续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完全抹杀了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大讲团结、合作，不讲阶级斗争，放弃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障地。

4.他认为，“革命斗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需要“完备的法制时代。”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讲：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斗争的任务已经改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随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就必然地出来加以干涉。”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断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完全胜利，革命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不需要了”、“现在需要的是完备的法制”，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都一视同仁，等等。这些思想，是十足的“全民国家”的腔调，取消斗争、取消

人民群众运动。这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毫无区别。

5. 他主张用“缓和”、“妥协”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然而，刘少奇却公开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光辉思想。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阶级斗争却长期存在，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还存在着敌我矛盾。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采用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解决。刘少奇有意歪曲主席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他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处理敌我矛盾，要强调斗争性，让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至使矛盾的对方压倒、消灭。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的紧张起来，没有必要地激烈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缓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事情应该妥协解决，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它原来就有同一性。”在同年五月，他同杨献珍、侯维煜谈话时也提出：“处理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来解决，处理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要采取你死我活的办法来解决，可以用妥协的办法来解决。”

在这里，刘少奇根本违反了毛主席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思想，割裂了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宣传处理敌我矛盾强调斗争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同一性，强调妥协。他这样讲的实质，就是否认人民内部有阶级矛盾，有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和阶级妥协，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没有斗争就不成矛盾，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解决任何矛盾都必须经过斗争。刘少奇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采用妥协办法的理论，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四、一九六二年抛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逆流。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国际国内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进行坚决的斗争，打退他们的进攻。相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从而支持和助长了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一九六一年九月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中央关于全党干部轮训的决定》这个决定歪曲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错误地提倡什么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三不主义”，而不讲思想斗争。这样就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开绿灯，使那些对党不满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地合法地肆无忌惮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一九六二年一月，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抛出了一篇修正主义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里，大肆攻击三面红旗，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认为我国出现了暂时经济困难，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攻击五九年反右斗争是“过火了”，反右斗争本身就是错误的。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污蔑党内缺乏民主，党的生活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攻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接着，他又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批转了一个更为错误的“中央财经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形势作了极为悲观的估计。

这些报告和文件在党内都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学习讨论，影响很坏，造成了党内思想混乱，使不少的同志一时迷失了方向，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掀起了一股“单干风”和“翻案风”。高级党校的一小撮反党黑帮杨献珍、王从吾、侯维煜就是在刘少奇报告的号召下，大闹“单干风”和“翻案风”，他们抓住刘少奇的报告捧为至宝，组织学工人员花费一两个月时间去反复学习、讨论、提意见，为杨献珍闹翻案，把高级党校闹的乌烟瘴气，把高级党校变成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障地。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适时地作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揭开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的阶级斗争盖子，提出要在全国城乡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扭转了阶级斗争的形势，纠正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形势很快就起了变化，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英明、伟大、正确。

第五，提出了形“左”实右的路线，和毛主席的四清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路线和政策。它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纲领，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决定”（草案）精神指导下，全国农村蓬蓬勃勃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城乡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取得重大成绩。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做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于一九六四年九月泡制了一个“形‘左’实右”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同毛主席所制定的“决定”（草案）相对抗。这个报告和“規定”（草案）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

1. 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把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毛主席在决定草案指出，我国农村形势是越来越好，在大好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可是，刘少奇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却做出了极为错误地估计，过分地夸大了阶级敌人的力量。他在报告中说：“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的，我看在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现在有不少地区土改不彻底，华北有三分之一，西北几乎都是和平土改，地富统治并没有真正打倒。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拉出去，有些单位的干部同地富资本家搞在一起，搞和平演变。”他说：“你下去后，一开始优势在就他们方面，不在我们方面，因为他们有组织准备。”“那一年，我到湖南去扎根串连，就被赶走过……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吗？”刘少奇完全抹杀了我党十五年

来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绩，把社会主义国家描绘成敌人统治的天下，歪曲了客观事实。

刘少奇在报告中大肆吹捧敌人，贬低我们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他说：“过去多次运动中，阶级敌人摸熟了我们有几套方法，甚至有的地方，阶级敌人研究党的方针政策比我们党员还研究得好，记得熟”；“现在阶级敌人变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搞合法斗争，他们比我们还会搞的。”相反，刘少奇对党领导下的干部和工作却说的一无是处。他说：“我们过去的领导机关长期脱离群众，凭着听汇报看材料指导工作，这是很危险的。这个情况从中央到公社党委，如不改变，不要多长时间，我们的工作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过去的四清五反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搞的不深不透，有的根本没有入门，还在门外边。”

2.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依靠少数人，搞神秘化的工作路线。

毛主席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充分发动贫下中农，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要逐步作到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逐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政策交给他们，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然而，刘少奇由于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地估计，他不相信群众在党的长期领导下，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有觉悟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他一再强调，在四清运动中，要采取解放前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的办法，搞什么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搞秘密工作，撇开原来所有干部。撇开一切原来的积极分子，从头作起，把四清运动在较长时间内搞得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秘密活动，结果使运动走了弯路，群众不能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运动也必然搞不彻底。

3.错误地估计干部队伍的情况，扩大打击面。毛主席指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只是极少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所有干部都有问题，许多人同阶级敌人混在一起。因此，他主张把干部都应撇在一边，先发动群众。他认为只有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对所有干部，不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一律“上楼”、“下楼”，人人过关。在经济退赔上，刘少奇也是主张彻底退赔，从严退赔，不分具体情况，不予区别对待。结果形成运动后期在组织建设上的困难。

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四清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九六五年一月，党中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而，把全国四清运动引导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

第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抵制、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给文化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1. 妄图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斗争，引上“学术讨论”的歧路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毛主席早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是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必须批判。但黑帮头子彭真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搬出了一个“五人小组向中央汇报的提纲”，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把这场政治斗争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上，提出要整左派的风，打击压制左派力量。这个汇报提纲成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纲领。

在这期间，刘少奇也积极配合彭真一伙，把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指向“学术研究”上去，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

2. 急忙派出工作组，扑灭文化大革命的烈火。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及时发现和批判了彭真的“汇报提纲。”同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个通知是毛主席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在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广大革命师生动起来了，形势大好。

刘少奇对这样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怕得要死，生怕革命烈火烧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于是匆匆忙忙派出工作组，占领各单位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岗位，全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身上，把群众运动引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以扑灭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同时刘少奇指示有的单位保护那些反党分子，他说：“要斗也可以斗，但要有材料，要有希望。”“要争取第二号人物起义。”指导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时被刘少奇压了下去，全国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低潮。

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又是毛主席发现并及时纠正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令撤销了一切工作组，同时发动群众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第七，反对毛泽东思想，同毛主席分庭抗礼。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区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自“七大”以来，刘少奇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他同毛泽东思想越来越背离，这是他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堕落成资产阶级在党内代言人的总根子。

1. 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创造性发展了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也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

刘少奇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对马列学院的学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革命经验，世界革命的经验，马恩列斯

的書籍中論中國的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講的外國話，講的外國事，寫的外國材料，分析的是外國歷史。”“既要有實際經驗，更要有理論知識，既要有中國經驗，又要有外國的經驗，二者缺一不可。否則，就是跛足的馬克思主義者，教條主義是跛足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經驗主義者則是爬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得不遠，迷失方向。……所以我們必須學習普遍真理；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起來，有中國的經驗，又有外國的經驗，才有實際正確指導的可能。”

在這裡，劉少奇把毛澤東思想，把中國革命的經驗都排除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以外。這種錯誤的觀點，在他的許多講話和文章中都有表現。如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的慶祝黨的生日大會上講話中也這樣說：“全體黨員幹部，都應該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理，學習毛澤東同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所闡明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際問題，學習黨中央制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各項具體政策，學習蘇聯和其它兄弟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

劉少奇更不承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个嶄新的階段。他認為世界各國的革命問題都由馬恩列斯解決了的，毛主席只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在中國的具体運用，沒有什麼新發展。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間馬列學院學員講話中這樣說：“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是有世界歷史以來無比豐富的世界任何大的原則性問題均解決了。如民族問題，工人運動問題，祕密工作問題等等。中國有吃飯住房問題，外國也有，甚至城市地皮問題，也可以參考蘇聯，參考馬恩列斯的經驗。”在一九六一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周年大會的講話也這樣認為，他說“對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運用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工農聯盟的理論和農業合作化的理論，總結了我們革命根據地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對民族資產階級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運用了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對資產階級採用贖買政策的思想，運用了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採取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中央，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吸取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經驗，在我國執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如此等等。劉少奇從不講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於馬列主義理論的新發展和新貢獻。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這種態度，絕不是偶然的。

2. 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鼓吹學習蘇修。

一九六四年，××省委第一書記×××（即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給劉少奇一封信，信上告訴他，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縣委“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都必須認真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負責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這樣做本來是正確的、應該的。但劉少奇在給他的復信中却批評說：“這些話不完全正確。”他借口要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來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這裡聯系到這樣一個原則問題；就是我們应当向誰學習，是向黨內和黨外群眾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不管他們的職位高低還是向職位高的人學習，不管他有沒有真理，我們的原則只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不只是向職位高的人學習。”接着劉少奇更露骨地公開反對學毛主席著作。攻擊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動。他說：“我贊成當前幹部和群眾中，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運

动，特別贊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口号（这难道只是“贊成”的嗎？在这里，刘少奇是言不由衷，是一种不滿情緒的流露），我不反对你号召干部学习第一个十条和毛主席有关讲话，在宣讀的时候，你可以加些解释，強調某些段落和語句并联系你们那里的实际，但不是你的創造。”“同不能把馬克思列宁的学說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接着又說“现在已經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錯誤，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錯誤。”刘少奇就是用学习馬列主义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刘少奇对毛主席著作采取如此态度，而对苏修却一貫強調学习再学习。当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面目已經完全暴露的时候，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庆祝会上还大讲特讲苏联的經驗，苏联的援助，苏联的科学技术，同时还要求全党“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經驗。”要求发展同苏联的互助合作关系。我们不禁要問刘少奇，你在这样的时刻，大吹特吹苏修，大讲特讲学习苏修，目的何在？你叫我们向誰学习？走哪条路？引向什么方向？

3. 貶低毛主席，同毛主席分庭抗礼。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天才的領袖。有了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有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然而，刘少奇却不恰当地估计自己，把他自己摆在同毛主席同等地位，分庭抗礼。有时，或明或暗地影射、損伤、毀坏伟大領袖毛主席的声誉。如一九五六年九月他在“八大政治报告”中，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天才和英明伟大。如何看待党的領袖，他敘述了在过去的三十五年中为什么犯了四次严重的路綫錯誤，而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會議以来二十一年中，以毛主席为领导的党中央为什么沒有犯过錯誤？他說：“这不能仅仅用历史的长短、經驗多少去解释，……也不能仅仅用某个时期领导者个人情况如何去解释，……党的經驗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錯誤有重要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运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經驗，坚持真理修正錯誤。”在这里，刘少奇完全否认和抹杀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作用。

解放以后，特別是一九五九年以来，林彪同志一再号召全党全軍要学毛主席著作，要当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刘少奇一九六二年在修改他的补充《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却仅提出“作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来同林彪同志提出的“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对抗。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讲话中，以保护少数为名，竟袒护写反革命标語說：“清华有一个学生，写了‘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标語，大家要斗他，工作组要保护他。现在看来，說这个学生是反革命的結論，材料不充分。”在这里，我们要問刘少奇：你还要什么材料？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当前，不論在国际和国内，拥护和反对毛主席，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試金石。誰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拚到底。

結 束 語

根据以上簡要历史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以来，刘少奇始終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的，貫徹着一条修正主义路綫，每当革命轉折时期，刘少奇总是妄图在中国扭轉社会主义方向，把历史車輪拉向倒退，走資本主义道路。但是，在伟大領袖毛主席面前，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輝照耀下，他的阴谋总是不能得逞的。他在革命的各个阶段一时表现为右傾机会主义，一时又表现为形“左”实右，但其实质就是修正主义。解放十七年来，刘少奇一貫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場，他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革命左派，是越来越敌視，对社会主义是越来越远，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也越来越近，对无产阶级革命越来越有抵触，从而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就不能不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了。我们革命的同志，要决心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綫进行坚决的不調和的斗争。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領袖，伟大的統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王中 郭丕衡

1966年11月10日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毛主席的紅卫兵
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翻印

最高指示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哪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整两个月后，即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公然与毛主席的讲话大唱反调，恶毒地攻击伟大的党和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动阶级本性改变论、阶级调和论等谬论，极力吹捧苏修、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这篇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中，可以看出中国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祖师爷——刘少奇的反动面目。刘少奇这篇讲话较长，我们先揭露批判第一部分。

一、恶毒攻击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刘少奇在讲话中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说：“每一个人，我们共产党的每一个干部都值得检讨一下，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多少官僚主义？說我没有官僚主义的那种人，你不要相信他，恐怕那种人官僚主义还更多。”

刘少奇、我们正告你：你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你！

刘少奇恶毒攻击伟大的党不是按照阶级斗争规律办事，而是人为的制造“紧张”、“使斗争激烈化”。他说：“处理敌我矛盾是强调斗争性，使矛盾紧张起来，使斗争激烈化，以至把矛盾的对方压制、消灭，这是处理敌我矛盾的方针。”他还胡说：“现在我们大家总是有点不服气，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主要矛盾，不大服气，总想要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又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

刘少奇，你竟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攻击伟大的党，这是全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我们一定要坚决与你斗争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刘少奇还影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产生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这个东西，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几乎是完全很难避免的，领导机关、领导者、稍稍要犯一些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疯狂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产生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就要取消社会主义制度。刘少奇给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教导我们：“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刘少奇在讲话中与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且（者）说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敌我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那就是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敌我矛盾。”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

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問題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变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按刘少奇的谬论，我们国家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阶级斗争熄灭了。这是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还胡说：“在以前我们考验干部，锻炼干部用什么方法？当革命没有胜利的时候，我们用革命斗争来锻炼。革命胜利后，我们有社会主义改革，可以锻炼，可以考验，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在什么地方考验？在什么地方锻炼？那就应该在劳动生产中间，特别在体力劳动中间，以及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中间，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中间，来锻炼我们的干部。就是以前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参加过土地改革，也参加过社会主义改造，年纪还轻的，但是那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那些事情闹着用不着了，那些闹经验闹过来了，有那些个本事没有用了，英雄无用武之地了，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被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情闹起来没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就是赫鲁晓夫“全民国家”反动谬论的翻版。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发表这种谬论，正是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鸣锣开道，为右派打掩护，包庇右派！

三、极力宣扬“反动阶级本性已经改变了”的谬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又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还教导我们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刘少奇公开与毛主席对抗，他极力宣扬：“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的分子以外，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今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跟农民是新的了，是合作化了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已是公私合营了的新式资本家了。”“如果我们讲到非无产阶级思想，讲到农民阶级的思想，讲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地主阶级的思想，是讲过去的，是反映了那个阶级存在的时候。”按这个中国修正主义祖师爷的说法，在我们国家“一切人”都是一样的了，可以“平等”“博爱”了。这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谬论，必须打倒！

四、竭力贩卖阶级调和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

理得当，可以轉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反对毛主席这个英明论断，胡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经有对抗性的，可以轉化为非对抗性的，轉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字不提“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矛盾。”

刘少奇还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也成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强调同一性，而是强调斗争性，使人民内部的矛盾没有必要的紧张起来，没有必要的激烈化起来，在人民内部造成紧张局势，那就是错误，那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错了。”“矛盾有两方面，矛盾有两重性，有同一性，有斗争性。处理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他原来是有同一性的。强调同一性而不强调斗争性，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中间不是有一个批评或者斗争嘛，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团结。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批评的目的也是为了团结，为了加强团结，巩固团结。所以处理方针只强调同一性，不是强调斗争性。”他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极其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别有用心地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笼统说成“人民内部矛盾”，又反复宣扬解决矛盾时要“强调同一性”，不要“紧张起来”，“激烈化起来”。要“团结”。在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刘少奇宣扬这一套，就是要人们听任资产阶级进攻，而不反击。就是叫人们向右派投降。

誰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誰！就把他砸个稀巴烂！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未完待續）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

林章杰、楊福云、沈仁干、戴欽祥

史运芹、冷玉津、黃 鳴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

毛主席的紅卫兵

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翻印

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綫必須彻底批判，

編者的話

刘少奇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制定者，已是人人皆知的了。他之所以会滑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場，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然与毛主席相对抗，絕不是偶然的。自七大以后，特别是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修正主义的阴风，刘少奇就开始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調，抵制、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綫。他迎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宣揚阶级斗争熄灭論、阶级調和論，宣揚资产阶级人生观，鼓吹复辟资本主义經濟；一九六一年他带头刮起了翻案风；一九六四年他在社教运动中又提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錯誤路綫与毛主席的正确路綫相对抗；在教育路綫方面，他也是极力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綫。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他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場的大暴露而已。

林彪同志教导我们：“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統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过去，刘少奇利用他在党內的职权，把自己打扮成解释馬列主义的“权威”，另立一說，处处与毛主席唱反調，他打着学习“經典的馬列主义”的旗号，反对当代最高最活的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由于刘少奇过去在党內有很高的地位，有不少人吹捧他，把他的言論到处宣揚，因此，曾經迷惑了很多人，他的言論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是我国七亿人民的命根子，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顏色。而刘少奇处处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他就把自己摆到了与七亿人民相对抗的地位上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誰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誰，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今天，我們必須牢牢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去认真分析一切，鑑別一切，分清是真馬列主义还是假馬列主义，在批判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言論的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全国人民中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絕對威信。我們根据已有的材料編写这个材料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我們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綫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的斗争，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內的反映。因此，在批判刘少奇机会主义言論的时候，决不能采取庸人的观点，必須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联系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来进行批判。

在編写这个小册子的过程中，有不少好心的同志曾經劝阻我們不要編这个小册子，他們說：

一、中央的問題由中央去解决，你們要相信党中央。

我們說，我們是最最相信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中央的問題確實要由中央去解決，而且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在組織上已經基本解決了。但是，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毛澤東思想武裝七億人民，徹底挖掉修正主義根子，使七億人民人人都成為批判家。因此，劉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言論必須在人民群眾中加以批判，徹底肅清其影響，這樣才算徹底解決了。

二、劉少奇現在還是中央常委，批判他的言論，合適嗎？

毛主席教導我們：“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我們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的。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請這些同志聽一聽清華附中小將們的呼聲吧：“誰個是修正主義，誰個反毛澤東思想，敬愛的領袖就號召我們大造其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義。”這次毛主席親自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放手發動群眾，把各級黨組織、黨政領導人置於群眾的監督之下，我們黨敢於發動如此轰轰烈烈的群眾運動，正是我黨強有力的表現。我們批判了劉少奇的機會主義言論，樹立了毛澤東思想的絕對威信，這有什麼不適合的呢？

三、你們了解情況很少，根本無法批判。

確實，我們是了解不多，但是由於一些敢想、敢說、敢革命的同志們的揭發，使我們了解到了一些過去未公开发表的劉少奇的言論。材料雖少，但已經足夠我們進行分析批判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號召我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捍衛毛澤東思想的鬥爭中，貢獻我們菲薄的力量。

總之一句話，我們是懷着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信仰毛澤東思想的滿腔激情，充滿着對修正主義的無比憤慨來編寫這個材料的。由於我們對毛主席著作學得還很不好，必定會出不少錯誤，我們熱忱地歡迎同志們對我們的錯誤進行批評和幫助。

清華大學紅旗赤衛隊
向東公社《凌云志》戰鬥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宣揚“階級調和論”，反對毛主席關於過渡時期階級、階級鬥爭的學說

毛主席教導我們：

“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

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 and 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而刘少奇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个阶段，利用各种场合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阶级调和论”，公然与毛主席唱反调，反对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在对“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知识界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国内各民族已经组成一个团结友好的民族大家庭。……

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首先是重工业，使我们的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而这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

第二，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为了改造旧经济，不但对于农业和手工业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商业，也需要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而这就需要逐步进行，需要时间。

……

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实行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而且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现在已经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顽固分子还想反抗以外，在经济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作到的。

资方人员很多，是富有管理经验和技术的知识，他们了解消费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细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除开向他们进行教育以外，还必须认真向他们学习，把他们有益的经验 and 知识当作一份社会遗产继承下来。”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国内外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修正主义的阴风，攻击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

全批已
大前有用利做于另心

高国务會議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报告，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又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两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的馬列主义光辉文献，在这两部伟大著作中，毛主席全面地、深刻地、系統地分析和闡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讲话后，首先跳出来公开反对的就是刘少奇。从五七年三月到五月，他跑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五个省和上海市，到处放毒，反对毛主席这两个重要讲话。

一九五七年四月末，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上說：

“今天的农民是新的农民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新的资本家了。今天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是新的了，是合作化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了。今天的资本家也是公私合营的新式资本家了。”

……

在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除开极少数的分子以外已经不愿意反抗社会主义了，有很多人已经接受社会主义了。……

“……以前曾经参加过革命、参加过土地改革、也参加过社会主义改革的年纪不轻的（按：指干部），但是阶级斗争已经过去，那些事闲着用不着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了，反革命也解决得差不多了，他们闹不了大事，给我们消灭了。我们有经验熟悉的事情，闲起来没有用了，而不熟悉的事情逼着我们去做，就是要领导生产，处理人民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改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解决了。……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

一九五七年三月，刘少奇在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议上說：

“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是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人民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它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刘少奇的话音未落，一九五七年五月，资产阶级右派向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篡夺党的领导，甚至狂妄地叫嚣要“轮流坐庄”“定息二十年”，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给了刘少奇一记响亮的耳光。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观点有所收敛，就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还說：

“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条件业已具备，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任何人也反对不了的。这个时候，一切的人们，不管他们赞成或者反对，也不管他们愿意或者不愿意，都或先或后地要走上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因为这是历史发展必然要走的道路。无产阶级广大的劳动人民和其他进步分子以及一切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自愿地走这条道路的，不甘心放弃剥削生活的剥削者，如果他们不愿意毁灭自己，他们也要被强迫地走

这条道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条路总是要走的。……如果他们认识了并且充分地尊重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心一意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自觉地改变自己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那些思想、传统和习惯，他们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真正自由的、愉快的公民。当前我国进行着的全民整风运动，它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要帮助人们认识社会主义必然要实现的这一客观规律，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自觉地、愉快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給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則更露骨地說：

“您来信中說中国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許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經過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事实經過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认识还会进一步提高，以至能够遇到风浪时，深信不疑的坚定起来。”

……

“过去十年建设虽有很大成就，但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至于談到今后十年，情况就会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經积累了必要的經驗，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經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扫清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經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还多少保存旧观念的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将要为今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改变，他们的认识会不断提高，他们的旧观念会进一步为新观念所代替，只要他们采取老实的承认事实的态度就会如此。……如果他们主观上能够加以努力，认真学习馬列主义，那么他们的旧思想就可能早日的改变，就可能树立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至在大风大浪中坚定的站稳自己的脚跟。我们希望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在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中，能够做到这一点。”

更有甚者，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同資本家王光英一家的談話中，不仅滿口大哥二嫂，而且还要把他们拉进我们党内来。刘少奇說：

“听說你们要求入党，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情况，这种愿望是好的，要怎么入？是秘密入？公开入？”

对王光英說：“工商界有几个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有点榜样，搞几个。可是那就对国外沒有影响了，我看帽子还可以戴一个时期，有利于工作。你資本家也当了，也沒有整你，又入了党，那就更好了。”

对王光琦說：“二哥挨了一次斗，现在少犯錯誤了。这是因祸得福，也是向相反方向发展。”

对王光英說：“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看是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要这样的資本家，才提出你来。”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民建、工商联常委会上的讲话，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代表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对資本家的取消定息問題、高薪問題、年老退休問題、子、女上学問題等关怀备至，許了不少愿，完全放弃斗争，以退让求团结。（全文見附录）

一九六〇年起，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及各国反动派利用我国遭到連續三年严重

全
党
已
三
大
前
方
利
做
子
另
心

的自然灾害，大肆反华。国内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刮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妖风。当时，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而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通篇闭口不谈阶级斗争，却说：

“在全党展开一个新的学习运动，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党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多快好省地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刘少奇还说：

“我们党现已有一千七百万党员。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入党的，百分之七十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入党的，这是党的新的血液，但是他们缺少经验，许多人还没有受到有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在解放以前入党的党员，经历过流血的革命斗争，现在我们党的骨干，他们对于革命是熟悉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还是经验不多的。因而，不论新党员，或者老党员，都有一项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建设。”

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师生的讲话中，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说：

“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解放就不能解放自己。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嘛，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坏右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女呀！他们的儿子要报仇啊！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人吗？就有资产阶级‘权威’生活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一九五六年以来，直至今天，刘少奇一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资产阶级本性已经改变了”，宣扬阶级调和论，这是他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关于这方面的問題，我们今后将专门著文批判、论述。

二、阻挠农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吹物质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经济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主席教导我们：

“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话，

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还指出：

“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的话是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尖锐批评。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说：

“我们采取的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中都要保存富农经济的，（按：刘少奇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阶段，用他自己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来解释，就是：“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只有到了这样一个条件成熟，以致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的了，而这是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

一九五一年六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

“有些同志认为农村可以依靠互助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业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

“农村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

一九五一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大会上，指责报上报导山西出现的初级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他说：

“××几个初级合作社不能算合作社的萌芽。要合作化必需象苏联一样，一大片一大片的。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

刘少奇还公然鼓吹物质刺激，搞自由市场，地下工场，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

一九五七年五月刘少奇在与杨献珍、侯维煜的谈话中公然鼓吹物质刺激，他说：

“工人、农民，分配不当，就要闹事。……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注定要关心工资、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积极性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来的。

“不搞全民所有制就毕不了业，升不了学，没有好房子住，没有车子坐，都没有话说，反正你有钱，我没有钱。”

一九五七年三月刘少奇在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上说：

“在城市你们說沒有錢，那裏有錢呢？每个工人捐一个工的钱，几个义务工就可以一个电影院。一所电影院盖起来可以卖票，还可以賺錢，商店盖起来可以出租給商业部賺錢，开理发館、澡堂也可以賺錢。……服务业統統由工厂盖，不盖就沒有，市政府也可以在那里盖一点，但是一定要賺錢，盖了服务业結果亏本怎么行？……如果不募捐就納稅、盖电影院、盖商店、修馬路，工人宿舍收稅，厂房也可以收稅，我是地方政府，你在我这里住，收地方稅，收房產稅，你们让工人討論二条，一条是工人募捐，一条不募捐也可以，但也要收稅，这样，工人是会贊成的，到市里看电影，坐車要花錢，理发坐車要花錢，工人会算这个賬。”

这不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利息挂帅，金錢万能的理論又是什么？！

刘少奇还公开宣揚要搞自由市場、甚至可以开地下工厂，鼓吹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資本主义經濟复辟鳴鑼开道。

一九五七年五月，他在对楊献珍、侯維煜的談話中指示高级党校：

“研究社会主义經濟問題，还要特別注意一个問題，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經濟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經濟的计划性，只讲研计划經濟，因而搞得很呆板，沒有多样性、灵活性。……我们一定要比資本主义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經濟还不如資本主义的灵活性、多样性，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

刘少奇还要楊献珍等：“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这个問題，研究这个問題。”

刘少奇想搞什么样的所謂“社会主义經濟的灵活性”呢？他說：

“一个管理国家經濟的总机关，要计划这样丰富，这样灵活的經濟，要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限制自由市場。”

“私商钻社会主义的空子，当他钻空子的时候，我们社会主义經濟就立即上去，你钻空子搞这一样，我跟上去搶一部分，也搞这一样，他钻几十万样，我们社会主义也跟上去，搞它几十万样。”

一九五七年四月来，刘少奇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說：

“自由市場，你们这里还有地下工厂，地下工厂凡是賺錢太多的，国家也可以經營，国家經營与它竞争一下，使它的自由市場縮小一些。……要利用自由市場，一方面可以輔助我们当前經濟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导我们搞多样性和灵活性。商人怎么办的、私人怎么办的、自由市場怎么办的，我们社会主义經濟就跟上去照样办。让自由市場包括一点私商、資本主义、資本主义的市場、資本主义的活动余地，让它钻我们的空子，我们就照样来填补空子，尽它钻，它钻了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結果我们就可以填它几百、几千、几万、几十万样。結果我们就不只有计划性，而且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綫。在社会經濟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

（《严重的教訓》一文按語一九五五年）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論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而按照刘少奇的路綫搞下去，岂不是要让资本主义經濟大肆泛滥，严重地腐蝕社会主义經濟，腐蝕人的灵魂，最后造成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就要改变顏色了！

三、篡改、抵制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階級教育路綫，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綫

抗大是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亲自领导下办起来的我国教育战綫上的一面紅旗。早在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在为紀念抗大成立三周年而写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

“抗大的教育方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軍委一九三九年七月发出了《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提出：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轉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都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統一战綫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則是：

1. 教育他们掌握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 教育他们有紀律性、組織性，反对組織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3. 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輕視实际經驗；
4. 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方針：

“我们的教育方針，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而刘少奇却公然与毛主席相对抗。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他提出了“紅色专家”的培养目标。他說：

“我们的党员、团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都要下苦功学习，认真钻研业务，良好地掌握各种专门技术和科学知识。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又紅又专’的紅

色专家，只‘紅’不‘专’，是不能作好工作的。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各种专家都应当下定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工人农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中，而不是放在大众的集体利益之上，这就是紅色专家。”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刘少奇不得不对“紅色专家”的培养目标进行了一些修改。他一反常态，到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到处視察，提出了办半工半讀学校的问题，妄图篡夺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权。应当指出，半工半讀的思想，是毛主席首先提出的。但是刘少奇避而不談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針，他另立一說，在他提出的所謂半工半讀方針中，完全閹割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針中突出政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革命灵魂。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在視察山东工厂、农村时說

“应该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设法逐步做到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学校，半工半讀，学生是工人，工人也是学生。农村也可以这样做，拔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让他们包产，学生一面生产一面学习，既是学生又是农民。……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光明日报”刊載）

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在河北省視察时說：

“一部分人不劳动但还要吃飯，别人要負担他的劳动，劳动時間就要增多；大家都劳动，劳动時間就会減少了，大家都有時間讀書、休息，半工半讀，从而为普及和提高教育，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办法。”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河北日报》刊載）

一九五八年九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視察时說：

“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这个教育制度最彻底的办法之一是把工厂和学校结合起来办。过去是学校一套、工厂一套，互不相干，以后可以逐步地把两套合成一套。新办一个工厂，也就是新办一个学校。由劳动部門和教育部門联合招收新成员，既是招工人、又是招学生。入厂后，先訓練三、四个月，上机器操作，每天作四小时或六小时工作，讀四小时或三小时书，半工半讀，可以从初中一直讀到大学毕业。实行这种办法，将使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化的过程能够大大縮短，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能够很快消除；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将是又紅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刊載）

毛主席教导我们：“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刘少奇的所謂半工半讀，抽去了无产阶级政治这个革命的灵魂，根本不提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提以毛泽东

思想教育青年，他所关心的只是能普及教育，能出产品，学生能自己养活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动手干活。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最終目的是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生参加劳动也首先必須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半工半讀学校，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办，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办。刘少奇的半工半讀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半工半讀又有多少区别呢？

一九六〇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又提出了所謂“紅色专家”問題，他在与王光英一家的談話中說：

“比先进，首先从这个問題比。第一比紅，第二是专。紅只能摆在第一位，如不紅也可以变右派。首先解决这个問題，但不能一手，要有两手，即还要专。只专不紅，那只有红。不紅，即使搞得不好，这或可以工作，但不能领导。领导即是处理各种相互之間的关系，不按一定方針原則处理不行，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我們要問刘少奇，难道我們“紅”，只是为了不当右派，能做领导嗎？只专不紅的人，他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刘少奇的所謂“又紅又专”說穿了只要一件紅外衣，这不是典型的“政治落实到业务”的修正主义观点又是什么呢？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总結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經驗，尖銳地提出了爭夺青年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問題，对教育事业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一九六四年春节，毛主席对现行教育制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并指示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試方法都要改革。

一九六四年夏，毛主席在与毛远新的談話中，提出了阶级斗争是主课。

就在这同时，刘少奇又特別“关心”起教育来了，他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根本不提“阶级斗争是主课”，提出了所謂“二种教育制度，二种劳动制度”的口号，还說，半工半讀要試点五年、十年后推广。

毛主席教导我們：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軍，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統治我們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毛主席給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林彪同志号召我們：

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方針办事，絕不允許刘少奇篡改党的教育方針；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把全国的学校都办成抗大式的学校。

四、宣揚资产阶级人生哲学

毛主席教导我們：“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負責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我们大家要学

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紀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論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而刘少奇却对青年說：“要不怕自己吃一点亏，不是吃一点亏，不是吃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多次……要这样做下去，一年、两年、八年、十年……长了，人家就知道你是个好入，誠实的人，可靠的人，可信任的人。”

《一九五七年和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的談話》

（原載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中国青年报”）

刘少奇在同王光美一家的談話中还說：“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規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做事，大家都会照顾，規律性即是这样。……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則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从这一席話中可以看出刘少奇提倡的根本不是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切为个人便是他的出发点，这和毛主席說的“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是完全对立的，这实际上是从个人出发，通过所謂吃小亏的手段，謀取个人利益。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做人民的勤务员；要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毛主席說：“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而刘少奇鼓吹的又是什么呢？一九五七年他对河南許昌学生代表說：“我劝你们回乡后最好不当干部，連会计都不当……，认真种三、五年地，到那时一切农活都学会了，农民能做的事你们都能做，比任何农民都不差，你们有文化，农民没有，比农民多一条，再加一条，跟群众的关系搞的好……，具备三条，就能当乡、县、市的干部。也可以当中央的，那就看个人的本事了……。你们是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第二代是要討得便宜的。参加革命我是第一代，现在我是中央委员。第二、三代这样就当不了。”他在上海向党员干部的讲話中談到学生升学时，更进一步說：“恐怕这样一讲，他们下乡种田，也就高兴一点，而不是倒霉的下乡种田，垂头丧气地下乡，而是高高兴兴”

兴地挺起腰杆子下乡，也会說我要实现我的理想、发展前途，更好。”一九五七年他对他的亲戚、知识青年刘維孔說：“回乡后三、五年内不要当干部，要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同时，还要努力学习生产技术，提高自己。……只要你受得苦，能发奋钻研农业技术，向老农学习，这样日久天长，群众关系搞好了，生产斗争知识也有了，群众自然会找你，拥护你，选你做更多的事。你有了先进的农业知识，創造了成功的經驗，会把你的經驗向全国推广。这样，你的理想也实现了。”

(原載一九五八年第三期“中国青年”)

刘少奇就是这样，用封官許愿，将来可以出人头地，做官当老爷，引誘青年去“劳动几年，做点好事”。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为人民做一辈子好事，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不干的。这不是典型的剝削阶级“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处世哲学又是什么？他要青年树立的“理想”是彻头彻尾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刘少奇用资产阶级人生观腐蚀青年，何其毒也！

刘少奇說这些話并不只是在一个地点讲的，也不只讲过一次，例如，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对工商联、民建常委談話时他也宣揚什么：“不要顾两头，要奔改造服务的这一头，要一边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的利益就会来，有了这一头就会有那一头，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也是顾不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主义的人，是搞不到个人主义的，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会有个人利益，只顾一头反而会有两头。”

够了，不用再抄录刘少奇的言論了，从已摘录的片断就已足以說明刘少奇的灵魂深处是多么肮脏！和雷鋒、王杰、焦裕祿、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等英雄比起来，他显得多么渺小！更沒法和我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相比。毛主席从十六岁开始从事革命事业，出生入死，艰苦奋斗，至今已整整五十六年了。毛主席的六位亲人也在各个革命时期洒尽了最后一滴鮮血。毛主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在毛主席的心胸中装着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唯独沒有他自己。我们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是全中国、全世界人民最大公无私、最光輝的榜样！

五、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會議上，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攻击三面紅旗，在我们伟大的領袖毛主席领导下，开展了反右傾斗争，粉碎了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彭德怀等被我们撤了职，罢了官。

一九六〇年起，我国遇到了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赫魯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信弃义，撕毀了与我国簽訂的几百个技术合同，撤走了全部专家，我国的經濟遇到了暂时困难。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蠢蠢欲动，刮起了一股修正主义的妖风。吴晗首先破門而出，一九六一年一月抛出了大毒草《海瑞罢官》，把矛头直接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翻庐山會議的案，要让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重新上台。刘少奇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相呼应，在一九六二年初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議（即五级干部會議）上，明目张胆地要为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提出了所謂“甄別”問題。他提出“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

會議上講的就不定罪”等三條黑綱領，并直接作了“只要本人申訴，領導和其他同志認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的黑指示。就在這以後，在全國範圍內刮起了單干風、翻案風，階級敵人乘機反攻倒算，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而一些堅決捍衛三面紅旗、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持原則的同志卻受到打擊，被誣之為“簡單化”、“‘左’傾”。

一九六二年九月，經過劉少奇精心修改、補充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重新出版，并大量發行，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這本書中的第九節，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翻案，提供了理論基礎。

劉少奇說：“因為各種黨員看問題的方法不同，就使他們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引起黨內許多不同意見、不同主張的分歧和爭論，就引起黨內的鬥爭。”這段話，是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黨內鬥爭的學說的。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通過的八屆十中全會決議中明確指出：“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的重大歷史意義，在於它勝利地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進攻，維護了黨的路綫和黨的團結。”我們要問劉少奇：難道當時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綫與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鬥爭，僅僅是因為“各種黨員看問題的方法不同”嗎？劉少奇把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歸結為思想方法問題，其目的不是包庇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是什么？

不僅如此，劉少奇還含沙射影地攻擊反右傾鬥爭，攻擊當時以毛主席為代表的堅持革命路綫的同志。他說：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對待黨內鬥爭的態度，他們的錯誤是很明顯的。按照這些似乎瘋癲的人看來，任何黨內和平，即使在原則路綫上完全一致的黨內和平，也是要不得的。他們在黨內並沒有原則分歧的時候也硬要去“搜索”鬥爭對象，把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作為黨內鬥爭中射擊的“草人”。他們認為，黨的發展，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只有依靠這種錯誤的鬥爭，依靠這種射擊“草人”的火力，才能得到靈驗如神的開展。他們認為只有這樣“平地起風波”，故意製造黨內鬥爭，才算是“布爾什維克”。劉少奇還攻擊：主張這樣做的人，並不是什么“布爾什維克”，而是近乎不可救藥的人，或者是以“布爾什維克”名義來投機的人。

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教導我們：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老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從來就不存在什么“黨內和平”，事實上在當時就是存在着右傾機會主義者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猖狂進攻，黨內存在着尖銳的兩條路綫的鬥爭。而劉少奇卻胡說什么毛主席的黨內鬥爭學說是“平地起風波”，是“故意製造黨內鬥爭”，是“故意‘搜索’鬥爭對象，把某些同志當作機會主義者，作為黨內鬥爭中射擊的‘草人’”，聯繫當時的形勢，劉少奇攻擊毛主席，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翻案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六、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制定并推行形“左”实右的錯誤路綫

(这一部分摘自高级党校王中、郭还衡大字报)

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路綫和政策。这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綱領，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决定(草案)”的精神指导下，全国农村蓬蓬勃勃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城乡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取得了重大的成績。

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做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問題”的报告，并于一九六四年九月泡制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几項政策規定(草案)”，同毛主席制定的“决定(草案)”相对抗，这个报告和“規定(草案)”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报告是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报告。

1. 誇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把农村形势說得漆黑一团：

毛主席在“决定(草案)”中指出我国农村形势越来越好，在大好形势下，存在着严重的尖銳的阶级斗争。

可是刘少奇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却做出了极为錯誤的估计，过分地誇大了敌人的力量，他的报告中說：“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里的最少有三分之一，现在有不少地区土改不彻底，华北有三分之一，西北几乎都是和平土改，地富統治并没有真正打倒，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拉出去，有些单位领导人同地富资本家搞在一起，搞和平演变。”他說：“你下去后，一开始优势在他们方面，不在我们方面，因为他们有組織准备。”

“那一年，我到湖南去扎根串連，就被赶走过，……我是国家主席，带着武装去的，他们还赶我，你们去会不赶走嗎？”刘少奇完全抹煞了我党十五年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成績，把社会主义国家描繪成敌人統治的天下，歪曲了客观事实。

刘少奇在报告中大肆吹捧敌人，貶低我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他說：“过去多次运动中，阶级敌人摸熟了我们有的一套方法，甚至有的地方，阶级敌人研究党的方針政策，比我们党员还研究得好，記得熟。”“现在阶级敌人变得聪明了，他们很会搞秘密工作，搞合法斗争，他们比我们还会搞的。”相反，刘少奇对党领导下的干部和工作却說得一无是处。他說：“我们过去的领导机关长期脱离群众，凭着听彙报，看材料，指导工作，这样下情不了解，主观主义的指导工作，这是很危险的，这个情况，从中央到公社党委如不改变，不要多长时间，我们的工作就会发生严重問題。”“过去的四清、五反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搞得不深不透，有的根本没有入門，还在門外边。”

2. 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依靠少数人，搞神秘化的工作路綫：

毛主席指示：在四清运动中要充分发动貧下中农，在斗争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逐步形成领导核心，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要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逐步团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把政策交給他们，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

然而，刘少奇由于对农村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不相信群众在党的长期领导下，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有觉悟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他一再强调，在四清运动中，要采取解放前进入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的办法，搞什么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搞秘密活动，撇开原来所有的干部，撇开一切原来的积极分子，从头做起，把四清运动在较长时间内搞得冷冷清清，只在少数人中秘密活动，结果使运动走了弯路，群众不能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运动也必然搞不彻底。

3. 错误地估计干部队伍的情况，扩大打击面：

毛主席指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问题多的和问题严重的只是极少数。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然而，刘少奇却认为所有干部都有问题，许多人同阶级敌人混在一起，因此他主张把干部都放在一边，先发动群众，他认为只有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不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一律“上楼”“下楼”人人过关。在经济退赔上，刘少奇也是主张彻底退赔，从严退赔，不分具体情况，不予区别对待。结果形成运动后期在组织建设上的某些困难。

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给四清运动带来了严重后果。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从而把全国四清运动引导到健康发展的道路上去。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

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真面目，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暴露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立即从上海打电话给康生同志，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广播，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一切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长期统治文化教育阵地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被革命群众一个个揪了出来。而刘少奇对这样一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生怕革命群众运动的烈火烧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趁毛主席不在北京，匆匆忙忙决定派出大批工作组去扑灭这场彻底埋葬修正主义的革命烈火。他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敢于起来“造”他们“反”的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在短短五十多天里，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

被刘少奇的老部下、教育界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蒋南翔长期统治的清华大学，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焦点。蒋南翔被高教部和我校的革命群众揪出来后，刘少奇就派王光美来清华，做

了工作組的“高級顧問”，劉少奇也幾次親自凌駕清華看大字報。清華工作組對蔣南翔黑幫關懷備至，實行“兵臨城下”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對革命群眾卻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王光美一到清華，就一手導演了長達二十多天的“反蒯鬥爭”，把以蒯大富同學為代表的數百名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頓時間，白色恐怖籠罩了清華園，以至造成三起革命群眾被迫自殺事件。（一死、一殘廢、一未遂）。

在這關鍵的時刻，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回到了北京，發現了問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立即決定撤走工作組，以後，毛主席親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條”，糾正了錯誤的路線，扭轉了運動的方向。但是在七月二十九日，宣布撤銷工作組的人大會堂萬人大會上，劉少奇不僅拒不檢查自己的錯誤，還給自己定下了“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調子。劉少奇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革命怎樣革，我回答你們，正確地回答你們，我也不大曉得，我想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是不知道。”我們要問劉少奇，難道鎮壓革命的群眾運動也是“不曉得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嗎？劉少奇狂妄地說：“我想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是不知道。”我們說，我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最了解群眾，最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最善於站在革命的群眾運動前面領導群眾運動。我們要問劉少奇，你把毛主席放在什麼地位上？劉少奇還說：“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中央同意的，現在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於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需要，中央決定撤銷、撤退工作組。”江青同志說過：“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有派。”全國的工作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當了消防隊，鎮壓群眾運動，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嚴重錯誤，根本不是什麼工作組這個方式不適合當前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問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就是黨中央，劉少奇就是劉少奇，劉少奇想用“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這句話來為自己的錯誤辯護是辦不到的。

劉少奇在七月二十九日的講話以及八月三日在北京建築工程學院的講話中還大談保護少數反動分子的問題。“十六條”中明確指出：“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而劉少奇卻說：“要保護少數，主要是保護好人，可能保護了壞人，保護一下吧！短時間一個月、二個月、三個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夠了，就作結論、作結果，有的就抓起來。”這就為工作組撤走後“秋後算賬派”威脅革命群眾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為繼續挑動群眾鬥群眾埋下了釘子。

“十六條”中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的事實說明，只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沖垮。”幾個月來文化大革命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日益為千千萬萬革命群眾所掌握，不斷地戰勝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以雷霆萬鈞之勢勝利前進！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八、抵制学习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而刘少奇处处贬低毛泽东思想，他打着要学习所谓“经典著作”以及“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反对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报告（即“论党”）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可是刘少奇在以后的言行中完全违背了他自己所说过的这段话，违背了“七大”所通过的党章。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对马列学院的学员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外国的革命经验，世界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是有世界历史以来无比丰富的，世界上任何大的原则性问题均解决了，如民族问题，工人运动问题，秘密工作问题等等，中国有吃饭住房问题，外国也有，甚至城市地区问题也可以参考苏联，参考马恩列斯的经验。”

一九五四年苏联“专家”格列则尔曼给杨献珍来信，攻击学习毛泽东思想是“简单化”“庸俗化”，刘少奇看了这封信很欣赏，批准在报上发表。

一九五九年以来，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再号召全党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是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修改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把第二节的标题由“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成了“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与林彪同志提的“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对抗。毛主席关于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老三篇”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是每个共产党员的座右铭；而刘少奇在这本论述共产党员修养的书中，引用孔子、孟子、曾子等封建阶级代表人物的话达十处之多，引用毛主席的话只有六处，“老三篇”一句也没有引。

一九六四年起，党中央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解放军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榜样。而一九六四年九月，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给刘少奇一封信中说：“省委要求各地委、市委、县委在任何问题上都必须认真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刘少奇在复信中竟说：“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当成教条。”“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犯这样的错误，党内已有一部分干部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刘少奇这段话分明是影射攻击号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林彪同志以及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

的好榜样解放軍、大庆、大寨。

刘少奇处处与毛主席分庭对抗，他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反对毛主席，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會議上，在我们伟大領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党内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者的猖狂进攻。一九六〇年起，赫魯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猖狂反华，在我国，党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乘机与苏修相呼应，刮起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单干风”“翻案风”等修正主义的阴风。当时，林彪同志号召全軍讀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战胜现代修正主义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而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修改、补充、重新发表“論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一个字也不提反对当时最危险的敌人——修正主义，却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刘少奇說：“有一种人学习馬克思、列宁，不能学习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只是肤浅地学习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詞句。他们虽然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但是，不能把这些书籍中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結論当作行动的指南，运用到活生生的具体实际問題上去。他们以背誦个别~~的~~原理和結論而自滿，甚至以“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这一种人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經是不少的。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坏。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謔一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馬克思、列宁”，装作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的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領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他也可以不待别人推举，径自封为“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长式地在党内发号施令，企图教訓我们党，責罵党内的一切，任意打击、处罰和摆布我们的党员。这种~~人~~不是真心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真心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而是党内的投机分子，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蠢~~贼。这种人在党内，终究要被党员群众所反对、揭穿和抛弃，是无疑問的。我们的党员也果然抛弃了他们。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說，在我们党内就此不会再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說。”我們說：自从一九三五年遵义會議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以后，我们党在伟大的領袖毛主席领导下，路綫始終是正确的，毛主席是全党、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經過自己的实践，公认的最敬爱最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就是当代的馬克思、列宁。我们要問刘少奇，你在这个反修斗争最尖銳的时候，仔細修改了这段話，繼續攻击所謂“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装作馬克思、列宁的姿态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象尊重馬克思、列宁那样尊重他，拥护他为“領袖”是什么意思？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把原版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話：“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的說，在我们党内就完全不会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說。”改成了“然而我们是否能够完全自信地說，在我们党内就完全不会有这种~~人~~了呢？我们还不能这样說。”这里，刘少奇显然已經不再是指的历史上的王明、博古等，那么，刘少奇攻击的又是誰，不是很明显了嗎？我们要正告一小撮胆敢反对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就是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我们最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誰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誰！

一九六二年初，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扩大会議（即五級干部会）上，刘少奇竟狂妄地說：“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的講話中，借“保护少数”为名，竟要保护反对毛主席的我校反动教师李世权和反动学生薛恐。胡說什么李世权写一条反动标語“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还不能下反革命的結論。我们要正告刘少奇，是毛主席，领导全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是毛主席，今天繼續領導着全中国、全世界人民胜利地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毛主席代表了七亿中国人民、二十几亿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和希望，毛主席是我们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经历了千难万险找到的最最伟大的領袖，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在当前，無論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試金石，誰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誰反对毛主席，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資格多老，“声望”多大，我们都要坚决和他拚到底！

結 束 語

由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八大”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尖銳的两条路綫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另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这十年光輝的历史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毛泽东思想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十年来，我们的每前进一步，都經過了粉碎重重阻力的斗争，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国际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来自党内的形形色色的“左”、右傾机会主义，是毛主席，在革命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领导我们把握住了正确的革命方向，繞过了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暗礁，克服了重重困难，粉碎了重重阻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千一辈子革命，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接过来，一代一代传下去，保卫我国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一千次、一万次地高呼：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領袖、伟大的統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編 后

本文所引刘少奇言論的来源，除公开发表的以外，均摘自以下材料：

1. 揭露刘少奇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右派真面目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紅旗战斗团万福义等二十五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

2.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清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綫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王中 郭杰衡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3. 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代表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龙东山 王丹一 何德一等十二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4. 刘少奇同志給黄炎培的一封信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宣部《金猴报》轉抄自中共中央統战部大字报

5. 刘少奇同志在与王光英一家談話記要

一九六〇年二月六日

中央統战部办公室印发

6. 刘少奇接見民建工商联常务委员指示（大意）

哲学社会科学部大字报（来源于民建会×××所听传达）

7. 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火烧刘××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日

清华大学井崗山紅卫兵《雄关漫道》战斗小組

8. 刘少奇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会上的讲話

（記录稿）

9. 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的讲話

轉抄自北京广播学院《革命造反派》大字报

10. 刘少奇篡夺教育事业领导权的一段历史

原高教部研究室徐节文等二人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11. 前高教部赵秀山等四同志給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一封信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赵秀山、肖克杰、徐非光、卢正义

清华大学紅旗赤卫队
向东公社《凌云志》战斗組編

毛主席的紅卫兵
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翻印

刘少奇伙同周揚反毛泽东思想的一例証

——評刘少奇在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議上的講話

1963年冬，学部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議，这是一次反毛泽东思想的黑会。这次會議是在前中宣部閻王殿閻王周揚的亲自指揮下召开的，而后面的指揮者則是刘少奇。在这次會議的中間，即十一月十三日，刘少奇作了一个为这次會議定調子的講話。这篇講話打着反修的旗号，实际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

一、借反外修之名，取消和抵制反对內修的斗爭

刘少奇的講話大部分都是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但是，他所讲的完全是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尤其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問題，而对国内的现代修正主义，却只字不提。我国内部沒有修正主义嗎？不是，象刘少奇、周揚都是我国现代修正主义的头目，参加学部扩大会議的很多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在我国阶级斗爭大反修的那几年，放了大量的毒，散布了很多修正主义的謬論，刘少奇为什么閉口不談这个事实呢？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对国内现代修正主义的斗爭本来是同一个斗爭任务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刘少奇为什么把这一斗爭局限和縮小在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这一点上呢？原来不是別人，正是刘少奇自己，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批判国内现代修正主义必然要挖掉他这个老根。

二、把反修任务局限于所謂写理論批判文章，从而抹杀当前反修斗爭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世界人民命运的头等大事，因此，我们要在政治、經濟、思想、理論各条战綫上展开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爭，在各个領域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即使就是在思想理論領域方面的反修任务，也絕不是少数理論工作者写几篇批判文章就能完成的。應該說，这中間最最緊要的問題乃是广大群众（包括理論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問題，乃是如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問題，而刘少奇的講話，对这一点，不仅只字不讲，反而說什么“一个革命者要改造世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你不写文章干什么呢？改造什么呢？”在他看来，写了文章也就是参加了反修斗爭，这样“就可能使一些原来还不是革命者的人可能变成革命者，原来还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能变成为馬克思主义者”。試問，这不是明显地反对世界观的改造嗎？取消改造世界观的任务，又怎么能够写出战斗的反修文章，只能放修正主义的毒草！

三、把党的“双百”方針歪曲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鼓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放毒草

“双百”方針是无产阶级的一项阶级政策，在这个方針指导下，在意识形态領域

展开了灭资兴无的斗争，而刘少奇却把它解释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从而为资产阶级大开绿灯。他说什么：“毛主席提到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行了”。照此说来，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就可以自由泛滥了。毛主席说：“毫无疑问，我应当批判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刘少奇那些话，不是和毛主席针锋相对吗？

因此，刘少奇的这篇讲话，是打着反修的幌子，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大毒草，必须对它进行批判。

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所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就是按刘少奇的调子搞出来的。周扬搞这次会议是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阴谋。刘少奇称赞这次会“开得很好”。可见这是他们合伙搞的，这就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祖师爷。

革命历史所《长缨》战斗小组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

毛主席的紅卫兵

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翻印

全批已
大前
用利
做于
勇心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也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党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坚决执行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越高，危险性也愈大。

我们认为，我们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五六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公开推销赫鲁晓夫集团的反动黑货，大肆吹捧苏共二十大，大反所谓个人崇拜。说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做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谈到领袖对于党的作用时，非但闭口不谈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却大反所谓“对个人的神化”。说什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最后则赤裸裸地反对我们对我们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说什么：“个人崇拜是有长期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定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一九六二年，当我国由于苏修的破坏和天灾的袭击，使经济发生了暂时困难，邓小平便乘机大刮资本主义黑风。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一九六四年我国文化领域内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由于周扬之流的从中破坏，运动搞得极不彻底。可是，就是这样，也大大激怒了邓小平，他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讨伐。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据黑帮分子万里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透露，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做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二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那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邓小平自己则污蔑革命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个小辫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邓还说什么：“学术观点，教育观点，不一致不要紧，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

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坏四清运动。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扼杀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已是人所共知的。

然而何止一个彭真。彭真只是帅，帅上还有一帅，这就是彭真的后台之一邓小平。

一九六五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在彭真亲自指挥下，前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佩云对北大社教运

动疯狂反扑。陆平的反革命理論传到北大后，遭到了革命派的憤怒反击，正在陆平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絕境时，这时一方面彭真出場，以中央書記处的名义下令，停止爭論，即所謂“泄两肚子气”；另一方面，邓小平則說他“欣賞彭佩云的发言。”誇獎陆平的反革命言論：“态度是好的，意見是正确的。”

继之就由邓小平召集了所謂三月三日中央書記处會議。邓小平一面自称他看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全部簡报，但同时却顛倒黑白地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名，一曰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一开始就以烂掉了的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争，二曰沒有实行三結合（即所謂对陆平黑帮同流合污）；三曰，斗争方法上有严重毛病（即所謂对陆平黑帮搞了过火斗争）。为了嘉獎陆平、彭佩云的反革命功績，会上决定让这两个家伙参加工作队的八人领导小组。同时还委托万里这个黑帮分子，召开反革命的第一次国际飯店會議，万里在会上动輒就是总書記如何說的，以此来給革命派施加压力。

在三月三日的所謂中央書記处会上，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二十三条》中明文規定：“逐步做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結合。”但邓小平却擅自决定机关、工矿、学校的四清，工作队一进门就与干部結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与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結合起来）。这里不仅把“逐步”改成了“立刻”，而实际上“三結合”也給改成“二結合”了。象陆平之流的黑帮分子，如果工作队一开始就与三結合，試想革命群众又如何发动起来，除了搞反革命，还会搞出別的名堂嗎？可見，邓小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其用心真是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国际飯店的反革命會議，尽管召开了，陆平黑帮被打散了的反革命阶级队伍也算重新拼凑起来了，但工作队的領導权还操在革命派手里。因此，要彻底鎮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取工作队的領導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先令召开了鎮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飯店會議。撤了队长张盘石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許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换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起，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真是罪上加罪，罪莫大焉。

邓小平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鉄证如山的。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参与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虽已破产，但我们还必须痛打落水狗，把他们反动面目予以充分揭露，彻底清算他的罪行，肃清他的影响。

誰反对毛主席，誰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聶元梓 白晨曦 孙蓬一 李清昆 夏剑豸 宋一秀
陈宝华 傅启文 李玉英 楊文嫻 徐云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毛主席的紅卫兵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翻印

紧 急 辟 謠

最近，流传着一份名为《陈伯达同志对誓死卫东战斗队提出的几个问题》的传单，这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为达到其罪恶目的而捏造出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誓死卫东战斗队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于十月二十一日贴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代表刘少奇的大字报，题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我们的大字报刚贴出，无线电系的几个死保刘少奇的“教师”立刻跳了出来，以“江河横溢”“打八股”之名抛出名叫《请教几个问题——致誓死卫东战斗队》的大字报，提出几个荒唐可笑的问题，来恶毒地攻击我们，欺骗读者。过了几天，他们把这个旧货进行修补，改名为《你们的矛头指向谁？！——致誓死卫东战斗队》再次抛了出来。我们对他们的攻击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严厉地驳斥了他们的谬论，彻底揭露了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党中央的罪恶目的。最近，竟有人把他们的那张大字报冠名为《陈伯达同志对誓死卫东战斗队提出的几个问题》印成传单（此传单没有署名，这就更说明印传单的人作贼心虚），到处散发，妄图以此来阻止革命群众批判黑帮头子刘少奇。这是十分卑劣的行为！把无线电系几个“教师”的臭货说成是陈伯达同志的东西，这纯粹是造谣！我们特此辟谣，并勒令印这份传单的人立即自我辟谣，并老老实实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对这种盗用中央首长名义来达到死保刘少奇的可耻目的的犯罪行为，我们提出强烈抗议！

我们严厉警告那帮死保刘少奇的家伙，无论你们玩弄什么阴谋诡计，无论你们怎么恶毒攻击，都不可动摇我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黑帮头子刘少奇、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坚如盘石的决心！你们死抱着刘少奇这俱僵尸不放，必将和刘少奇一块，被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打倒黑帮头子刘少奇！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

毛主席的紅卫兵
新北大誓死卫东战斗队
1966年11月17日于北京

毛主席詩詞四首

漁家傲

反第一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春

万木霜天紅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滿龙岡千嶂暗，
齐声呼，
前头捉了张輝瓚。

二十万軍重入贛，
风烟滾滾来天半。
喚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紅旗乱。

漁家傲

反第二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
贛水蒼茫閩山碧，
橫扫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七 律

和郭沫若同志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 律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一九四九年四月

鍾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复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最高指示

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就是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並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在現在的情況下，修正主義是比教條主義更有害的東西。我們現在思想戰綫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干社會主義。

——《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